

英雄的柴米河

刘冬著



822
7220



英雄的柴米河

刘 冬 著



新文艺出版社

·1957·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長篇小說，共二十章。內容主要描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蘇北淮陰地區一個邊沿鄉——愛園鄉的鬥爭的情景。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九月那段最艱苦的時期。這時，我軍主力撤離了這個地區，地主還鄉團回來了，想重新騎到農民的頭上；但是，堅持原地的區鄉幹部帶領民兵，對敵人進行了殘酷、艱苦的鬥爭，最後終於取得勝利。從這部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整個敵後鬥爭，是怎樣的複雜、尖銳和艱苦；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如何的赤膽忠心，不畏犧牲流血，捍衛人民利益，以及在敵人的酷刑下，怎樣英勇不屈。我們也可以看到敵人的殘暴、毒辣和陰險。

英 雄 的 柴 米 河

劉 冬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543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8 7/8 字數 197,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8,000 定價(6) 0.85 元

封面題字：胡 小 石

封面設計：亞 明

統一書號：10078·1543

定 价：0.85 元

第一章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天空布滿了阴沉沉的烏云，整日有断續的炮声、机枪声……

二十万左右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向沭阳城猛扑、集結。

紧靠在沭阳城东南方向的章集区，两天內有七万敌军駐扎和通过，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員被迫全部撤出，全境伪化了。

人民的和平生活，被敌人破坏了……。

夜晚，被蹂躪的殘破的村庄，充滿了淒凉、惊惶和恐怖。

愛园乡愛园村后排尽西头，原乡指导員章杰兴的家里，聚集了十几个人，滿滿的挤了一屋，个个愁眉苦臉。供桌上点着一盞豆油灯，章杰英靠着桌子，站在当中。她的臉，原先是黑滋滋、紅鰾鰾、胖实实的，經過这些天的磨折，瘦了几分，气色也暗得多了。被暗淡的灯光一照，顴骨也高了出来，眼睛显得更大。王蘭珍斜倚在小磨上，其他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都是一迭連声的叹气。

先是喻二娘說道：“那些瘟种兵，亏好走了。再在这里几天，亡人牌子也被他作踏光了。”

王蘭珍說：“二娘，瘟种兵哪里走完啦？西庄上还多着呢。”

喻二娘說：“日本鬼子被打走，老百姓剛剛过一年多安稳日子，現在怎末又派遣这样大劫的呢？要末老天就放出这些瘟兵来收人的啊？”

CAA8-100

王蘭珍說：“二娘，你还是迷信思想。明明白白，不是美国帮助蒋介石，蒋介石也打不起这内战。你没有看见瘟种兵用的那些枪，不都是美国造的嗎？”

喻二娘說：“我不信，老蒋兵全是这样残害人。”

王蘭珍說：“一把还能抓出两样黑豆嗎？”

章杰英說：“呀！二娘，你还这样痴心，国民党的兵，难道还有好的嗎？”

喻二娘說：“我总以为，国民党兵再坏，总比日本鬼要好一点。誰知道剝千刀的这些兵，死了都派喂狗！”

正說着，刘大爷走进来。他的下巴上長滿了黃黑色的胡須，高聳聳两个顴骨，坚硬的額角、瘦瘦的臉，袖着短短的烟袋。一进来就說：“糟了，听说好几个乡的还乡团都回来了，各处逮捕我們的乡村干部、民兵和共产党员，听说只有我們这乡的坏蛋还没有回来。”

喻承虎道：“这怎末得了呢？……真奇怪，我們主力部队打这末多的胜仗，光是宿北这一仗，就消灭敌人两三万，怎末突然又撤退的呢？怎末还讓敌人占領沐阳城的呢？”

刘大爷說：“这怎末能知道。主力有主力任务。揆情打仗也得找个机会。現在两下就象攢跌一样，分不出胜败，一仗两仗怎能定下大局？横豎我們有力量，肯定有一天要反攻。就是現在这段日子难过，滿天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也不知道我們这县，究竟还有沒有部队坚持。杰兴和家濤他們，現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在主力部队里呢，还是在哪儿打游击呢？”

一提起在外的人，王蘭珍也叹口气說：“真焦死人！原先是跟六师部队服务的，現在到哪里还能得到信息呢。”

章杰英說：“也許大哥他們看到不能回家，就参加主力部队

了。”

王蘭珍說：“真的参加了主力部队，倒放心了，就怕流落在哪里。”剛說到这句，“嘩啦”一声，門被推开，走进一个人来，縮头縮腦的，哭喪着臉。

进来的不是別人，是住在老保長仲延路院里的李立达。他是刘大爷远房的表侄，今年十九岁，发育不良，身架还象沒有成人。一进門，縐着眉头說：“二老爹回来了。”

章杰英問：“哪个二老爹？”

李立达說：“我們院子里的。”

章杰英說：“噢！二黑眼。你还叫他二老爹？李立达，国民党一过来，你称呼也变啦？你的志气呢？你記不記得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家怎样教育你的？你被还乡团吓軟啦？”

王蘭珍插嘴說：“大妹，你現在也不要这样批評他。立达弟，你也不要怕。他怎样回来的？現在在哪里？”

李立达說：“听說跟伪乡公所一起回来的，麻女人去看他了。”

章杰英說：“现在还乡团回来了，大家思想上要作准备，随时和他們拚。”

王蘭珍說：“敌人已經到了，光硬拚也不是办法，还得多想主意和他們斗争。”

“我說，暂时就是他的天下，又怎样？他能把貧雇农都杀絕了嗎？”刘大爷說：“还想象从前那样喝穷人血，做不到！”

大家談論了一会，王蘭珍轉臉对李立达說：“立达弟，你能不能再去看看，麻女人回来沒有，仲延路回来沒有？什么动静？再来告訴我們。”

李立达低着头，嘴里啊啦了半天說：“我不敢……。”

章杰英說：“怎末这点事你也不敢的呢？你这人越說越是沒了大魂。”

李立达說：“大姐……，我就是兄弟一个，一个小妹妹，奶奶的眼也就算瞎了……，我要……，她老人家哪个养活呢？……”說着就掉下泪来。

王蘭珍嘆口气說：“天生軟骨头，一时也沒有办法！”

刘大爷站起来說：“这样，我去看看。”

王蘭珍說：“哟！大爷，你也能去得嗎？”

刘大爷說：“不怕。怕也不能算事。”

王蘭珍說：“大爷你去，态度可千万放灵活一些。看风势不好，快点退步，回来。”

刘大爷出去，喻承虎把章杰英招呼到院子里，問：“章会长，我們怎办？上級党有沒有联络呢？”

章杰英說：“一点联络也沒有，現在只有靠我們自己坚持立場了。”

刘大爷还没走进二黑眼的家院，就听到黑麻女人在院子里潑罵。她刚从伪乡公所回来，看見自己男人回来了，又当上保長，尾巴翘起来了。站在东屋門口，对李立达的祖母大噓大罵起来。一面咬牙切齿的叫：“那短命鬼狗不吃的李立达呢？”一面朝地上躁脚。屋里的老奶奶帶着小孙女，吓得不敢吭气。麻女人就越罵越凶：“瞎×、老×、老瞎驢、老科猪、下油鍋的，狗噉咯吱咯吱的，……”她所想出来的最狠、最毒、最难听的話，統統撒了出来。刘大爷气的滿头火星直冒，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声喝道：“你瘋的什么东西？啊！”

黑麻女人一听刘大爷講話，立即調轉鋒芒，大声狂吼道：

“啊，刘大啦！你这东西！看看到底是阴天長还是晴天長啊？”

刘大爷冷笑笑說：“不管阴天晴天，你嘴里不放干淨一点，我把你腦門子鑿开来！国民党一来，你就发邪了，是吧？”

一听刘大爷还口，黑麻女人罵道：“刘大，你猪眼，我扒你的皮！我現在还怕你嗎？滾出去！”

刘大爷气的周身发抖，走上前几步，捋起右边那蒜白一般大的拳头，照准那女人的臉心晃了一晃說：“你再罵！”

那女人呱啦着往后院跑去，嘴里发着狠道：“刘大，明天教你認得我！”

刘大爷朝她走去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拌着腰道：“好吧，你有什么毒主意，尽管出吧。”說着，听李老奶奶在屋里喊道：“他表大爷啊，这怎末得了啊！是地主天下啦！”他也来不及去安慰那年衰的风里殘烛般的老表孀子，便轉身走了。

刘大爷回到章杰兴的家里，一肚子的气还没有消除，沒头沒腦、自言自語地說：“到有多惡憎人！男人一回来，就象癩狗乍得一身毛，我狠几狠給她一頓皮捶。”各人听的不明白，刘大爷就把剛才情况講了一遍。喻三娘吓的周身有些发抖說：“坑死啦，刘大爷啊，老虎就要吃人，你怎还去撩撥的呢？”喻二娘說：“她到乡公所去，一定有二閻王話啦。要不，她不敢哪。”章杰英說：“还在哪里？你們就怕的这样子！”

王蘭珍倚着桌子，縐着眉，心里在盤算什么。大家都不講話。刘大爷坐在矮板凳上，吸着烟，烟鍋子里发出絲絲的响声。

王蘭珍道：“天也不早了，立达弟回去睡覺吧。有什么难处，来和我說。”李立达用手背擦着眼泪，朝外走去。各人也都跟着散了。章杰英又囑咐喻承虎道：“不論什么情况，刀放在脖子上，骨头

也不能軟哪！”喻承虎道：“这一条，大姐你尽管放心。”他是章杰英不久以前才发展的党员。他还想多讲几句，喻三娘只是接二连三的催走，只好走了。

刘大爷坐着没有动，王兰珍说道：“大爷，你一定要避避风头。你是党员，又是村长。”刘大爷说：“避又怎末避法呢？哪里能保险？这个家又能丢给哪个呢？我自己心里度量：村干部也多得很，他能个个都杀啦？仲延路，我是斗争过他几次，可也没有杀身的仇隙。他果真一定要和我拉血债，家涛将来也不会让他，共产党迟早要给我报仇。所以我已经拿定章程，再和他硬碰硬看。总之不论什么情况，人格不能输给他。杰英，你要避避是真的，你是乡会长，现在乡干部就剩你一个人了！”章杰英说：“我也不避，随它去。”王兰珍说：“这怎能行呢？现在就象船翻在大海里一样，第一樁大事，把人怎样护下来，再想第二步办法。”刘大爷说：“杰英，你大嫂的话是对的，我去家想办法把二濤子送走。”说着，站了起来。他那数十年埋藏着仇恨、只有近几年才流露过欢乐的眼睛，在比较高的眉棱下面闪烁着果决的光辉，襯着颧骨、綫紋、没有刮过的胡须，显出格外的苍老和刚强。

王兰珍望着刘大爷走出去的背影，叹口气道：“刘大爷这样，倒怎么能行呢！”

屋里的孩子在翻身，席铺响着，大柱子在说梦话：“爸爸，爸爸。”王兰珍又轻轻的叹一口气说：“大妹，你今夜一定要埋伏起来。”

“你呢？”

“我吗？你不要问我。我不怕什么。我一个普普通通 妇道人，他再不讲情理，还能对我怎样？”

“不行，大嫂子。”

“躲躲是好，不过家总不能丢掉啊！大妹。”

“还要家做什么呢？”章杰英說。

“話是这末說：沒有家，將來又怎么过呢？”

“大嫂，我說我們赶快先把两个小孩子藏起来再講。”

王蘭珍和章杰英商議一会，決定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侯二娘家避一个时候。姑嫂两人便連忙走到房里，把孩子拉起来，抱着；驮着，熄了灯，摸黑走了。順着小路，一脚高一脚低，蹣跚絆絆，摸过愛國。两个大人累的周身流汗，放下憩憩又走。心悬着，刻刻都怕遇到国民党的流动哨。大孩子五岁，小孩子四岁，驮着十分費力，又是走的荒地，摸到侯二娘家，都累得筋疲力尽了。

侯二娘的家在庄子的东南角，离河边不远，孤零零的就是一戶。

他們輕輕地爬上宅基，前大門閉着，不能喊。把孩子放下来，王蘭珍打了一个脚踉，讓章杰英从牆头上爬进去。把大門輕輕的放开，走进去，把門又慢慢門起来。王蘭珍到后屋窗口下面，低声把侯二娘喊醒。

老年人点了一盞油灯，照見王蘭珍两眼含泪，忙說：“他嫂子快不要难过，愁也不是办法。”王蘭珍道：“二表孀，我心里盤算来盤算去，横豎我一家分在几下，孩子一下，我一下，大妹一下，孩子他爸爸在外面，他就断了一处，也断不了几处。……”侯二娘忙說：“大嫂，快不要朝这上面想，許可那些瘟种东西也不敢的。……孩子在我这里，暂时稀飯还有得喝，不用愁，拚我老命，把孩子帶出險关。倒是他們在外的人現在也不知在哪里，真叫人焦心！……”王蘭珍落泪說：“外边人他們团在一起，倒不怕，各处都有共产党。这两个孩子，拜托給你老人家，就是我有什

好歹，他爸爸……”說着眼泪直流，把胸前衣裳湿了一片。章杰英也拭眼泪。大柱子看媽媽哭了，自己也哭了。王蘭珍把孩子拉到怀里，說：

“要听二表奶奶的話，不要拘，懂啊？”

“懂，媽媽。”

王蘭珍心一酸，又掉眼泪。

經過一段討論，她們决定挖一个地窖，防备有敌人来搜查的时候，好把孩子掩藏进去。地窖的进口放在靠后牆床底，外口通到牆外。将来床底靠外边再放些破筐、破桶、破板、破鞋之类，叫人在外边无法发觉。

三个人搬床、挖土、运泥，忙了大半个夜，使尽了气力，終究因为全是妇女，体力有限，土硬，挖起来非常吃力，泥向外运路途又远，弄到五更头，才挖出一个土塘。这时候鸡已經叫了两遍，非走不可了。姑嫂俩又去亲亲两个孩子的腮帮、嘴，眼泪滴在那两个天真的小臉上。

走出侯二娘家大門，章杰英向王蘭珍說：“大嫂，我看你还是想法藏藏。”

王蘭珍說：“大妹，家还是不能摺。你不要問我。眼看天就要亮，我看你先就到喻二娘家，避过明天一天再說。”

章杰英道：“大嫂，你千万要小心，不要固执啊！”說着，两人分手了。

喻二娘是寡居，家有二十来亩地，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大女儿十四岁，二女儿十一岁，儿子才八岁。她虽說是个中农，沒有斗争过地主，听說还乡团回来了，也愁的要命，一夜惊惊撮撮，就沒有好睡。

章杰英站在牆院外輕輕地敲門，只听后屋里有人惊惊惶惶地問道：“哪个？”章杰英忙把声音略为提高一点說：“是我，二娘。”

等一会，后屋門輕輕地开了。喻二娘輕手輕脚地来到前院，放開門，說：“是章大姐嗎？你怎末还没有睡？”

“沒有睡，二娘。大嫂和我商議，想叫我在二娘家住一宿，不知二娘肯不肯？敢留啊？”

“……肯……怎末不肯……，敢留，一宿两宿的……。”喻二娘顛顛倒倒的說。

和章杰英、王蘭珍在侯二娘家的同时，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地主仲輔卿，利用了漆黑的夜幕，偷偷的从后蕩里往西溜，摸到小丁庄，找到还乡团伪乡公所。先找到他的族中兄弟仲延路，由仲延路帶領着又去見伪乡長。伪乡長这时还没有睡觉，在考虑着什么，兴致正高。伪乡長史慎文头上戴着黑卷毛皮帽，身上，里边穿件皮袍，外面披着大氅，笑得眯細了眼睛，一看有人进来，楞了一下。仲輔卿連忙上前一步，一躬到地說：“哈哈，二老爹回来啦，”忙又轉身对坐在一边的三十八九岁年紀的伪副乡長說：“啊，子衡也回来了，都是自己人。”

“坐吧，輔卿。”史慎文略微欠了欠身，接着半阴半阳笑着說：“輔卿，你算消息灵通了，敢沾边哪？不怕惹上臭味嗎？就安安稳稳在家里坐着，等穷人把地送给你，享享清福吧。”仲輔卿連忙陪笑說：“二老爹要見怪，就拿我当共产党办吧。二老爹，我究竟是地主啊，共产党把我地分了，又斗争我，我还能把仇忘記啦？”他那整个枯瘦的臉和全部單薄的身軀，都显得很緊張。鼻子下边修得很整齐的小八字胡，似乎有些顫抖，怕无法給自己表白。

史慎文却“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好象根本没有注意他的解釋，說道：“輔卿，你这叫狡兔三窟。共产党在这里，你就算軍属；国民党来了，你就算地主。”說过又笑了几声，他那瘦得陷在眼膛里的眼睛，笑起来成了两条黑綫。

仲輔卿繼續謹慎的給自己辯白說：“要說，可許二老爹不信。我和那孬种，久已断絕了叔侄关系。就是共产党在这里，我也算不得軍属。我今天，可要向二老爹明明心。”

“算了，算了。輔卿，你历来熟讀三国，献几条妙計吧。”

仲輔卿忙道：“要二老爹信任我，我才敢說。”

“信任，信任。剛才都是鬧着玩的，不要放在心上。”

“那我就講了。我說，我們第一着，就要把共产党那些地方干部、党员，收拾干干淨淨。接着安上保甲，一步一步治理。”仲輔卿講着，神色突然显得詭秘起来：“我們那村，干部都还没有走，天黑时我見眼的。……”

“党员呢？”

“有。也有。走了的，家眷也沒有帶走。短腿子，沒处跑。現在到处都是我們国民党天下哩。就象魚在魚罩里边一般，隨我們怎末逮法。頂好，二老爹能馬上布置布置，連夜扑灭干淨。古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迟，就怕东躲西溜，逮起来費事。”

“不錯。輔卿这颗心，到底是向着国民党的。我看你也就出来干吧？”

“这不能、不能，二老爹，我就这样尽力吧。”

“这样也好。輔卿是文墨人，不露面，耳朵放長一些。”

“是，是，二老爹，愚下也就是这个意思。兵書上常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現在……，”

“怎末？輔卿，你以为共产党还会回来啦？”

“愚下也不是这意思，二老爹。我是說我們本乡共产党干部，多数还都跑在外边，一个一个弄到手，不也要費一番周折嗎？”

“啊！輔卿倒真是有些深謀远慮。”

旁边，肥胖得腦后折起两条肉岭的仲延路說：“老二哥这一手不是一天，一把快刀嘛。”

“也好吧。”史慎文說，同时高声地喊：“长腿！”

老蠹賊吳长腿現在充当着史慎文的勤务兵，他一听到叫喚，就敏捷地跑了进来，滿臉酒气噴人，嘴唇吃得油光光的，忙說：“二太爷喊哪个？”

史慎文說：“請丁隊長来，馬上去抓人！”

吳长腿搖晃的轉过了身軀，又跑了出去。

仲輔卿看見乡長已經作了布置，連忙一躬到地說：“二老爹，我就走了。”

史慎文帶些嘲笑的縐一下眉毛道：“輔卿，你怎末这样慌慌張張的？”

仲輔卿道：“二老爹，这类事，知道的人多了不宜呢。”

史慎文覺得現在都是国民党的天下，这样神出鬼沒，实在有些不必，笑着說：“噢，那你去吧。”

第二章

爱园乡是章集区北半部的一个小乡，全乡只有六七个村庄，都在柴米河的北岸。原先的名字叫仲湾乡，后来因一九四四年民主政府在这里建筑了烈士祠，并把所在的林园命名为“爱园”，所以才改了现在的名称。

蜿蜒的柴米河是条中等的河流，是古沂水下游的一个分支。它流过宿迁东部、泗阳北部，又流入沭阳县境。下面和六塘河、万公河、岑池河、灌河等河流相通，而注入黄海。它的景色，一年四季变化很多，叫人们爱它又有些怕它，怕它也还是爱它。春天，它嵌在绿色的天鹅绒般的麦地里，恬静的象个温柔的少女，朝霞染照了它的鲜丽的面颊。夏季，那些树木茂盛的村庄，生气勃勃的排在两岸。夏秋之交，忽儿山洪爆发，它又象猛兽般的日夜奔腾，要冲决堤防，吞没沿岸的佳禾和村庄。等到洪水逐渐退去，悲凉的秋风吹着落叶，又多少有点儿萧条。严冬来了，它的一切姿色都凋残了。树木落尽了绿叶，土地变成了灰黑，水流冰冷。刺骨的西北风吹打着它，掀起了澎湃的波涛，撞击着边岸的沙土，它又象在哭诉、呼号、愤怒，要伸出那刚强无比的双手，扫除那盘据在它身边的骯髒的一切。……

爱园靠近柴米河的北岸，距离有半里路的光景。

这园，东西里半路长，南北一里路宽，一个正正方方的园子。四周密植着三排扁柏，大约有两万余株。在园子中间，又有两排

松柏，夾着一條寬闊的走廊，把園子分為東西兩部。在東園里是柿樹林、竹林，以及各種花木。西園是杏林、桃林、梅林，以及看林人的草舍。這裡原名叫史家松林，一九四二年，史愼文為表現自己的開明，把它獻給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因為它風景優美，便在東園偏西後側，建立了烈士祠，經前抗日戰爭時期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同志題名為昭忠祠。左是竹林，右是花園，兩棵古生的合抱的梧桐，聳立在它的前面。每當夏季，梧桐樹茂盛的枝葉遮去了陽光，蓋拂着昭忠祠的脊頂。從這裡，向西通過那道疏疏的松行，可以望到新建不久的愛園小學校舍。向東可以望到烈士們的公墓。在那裡，為祖國的生存，為抗击日寇而犧牲的英雄，永遠的安眠了。春季、夏季、秋季，各色的野花，大紅的、黃的、白的、朱紅的，點綴在碑石的周圍。從昭忠祠向南通到前門，是一條寬坦的道路。一九四〇年從山東南下，進入淮海平原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一〇五師教導五旅所樹立的抗日烈士紀念碑，屹立於昭忠祠和前大門的中間。前大門是一位從重慶來敵後不久的藝術家設計的，簡樸而雄偉，李主任題的“愛園”兩字，陰刻橫排，顏體正書。這深藍色的兩個字，在濃綠的松樹蔭中，特別顯出它的沉靜、嚴肅和勁拔來。

國民黨軍隊占領以後，祠里面西蜀一氓所題“日星河嶽”、十九歲書法家所寫“氣吞河嶽”、以及各機關所送匾額，有的被打碎，有的被焚燒，搞得零亂不堪了。園四周的松柏，園里邊的果木，也被任意的砍伐，東倒西歪，殘缺不全了。愛園被任意的踐踏着、毀壞着。

黑夜籠罩在愛園的上空，近處有只狗在一聲半聲地吠着。黝黑的林園遮住了村莊，一些高大的樹木的尖端，刺着了沉寂的天空。……林園的後邊是一排人家。再後邊又是一排人家。那些